簡莊文鈔

敘

吾友徵士陳君仲魚彙刻所爲文七十餘篇分爲六卷皆可誦可傳也往余于乾隆己酉至都門時邵二雲王懷祖皆在焉余之識仲魚也實因懷祖時仲魚年方壯學甚精進余甚敬之旣而壬子癸丑閒余始僑居蘇之閶門外錢辛楣詹事主講紫陽書院得時時過從討論而仲魚十餘年閒爲人作計常往來揚鎭常蘇數郡閒每歲亦必相見數四見則各言所學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爲孝經集鄭注論語古訓六蓺論拾遺鄭君年譜及對策諸編余旣一一雒誦歎其精覈

今復出此綴文命余敘之余以爲君之學邃矣君之文不懈而及于古矣或研經訓或記讎校或攷索故事或發闡幽光或抒寫兄弟朋友情摯之語非所謂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者乎而首卷論九篇議論確不可易眞無媿立言也玆者故老彫零辛楣與盧抱經王西莊蘭泉諸先生皆相繼謝世二雲及劉端臨亦逝計惟程易田姚姬傳二老及懷祖在耳易田今年八十三姬傳及余少于易田懷祖少于余君又少于懷祖古人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殆以況遲暮之年好學不倦好禮不厭也乎仲魚年才五十許所進蓋未可量也

嘉慶十有二年太歲在丁卯夏四月金壇段玉裁敘

擬傳　海昌備志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而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爲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爲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騫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搆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冊首鈐小印二一曰得此書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小像仲魚美鬚髯喜交遊槎客謂其力學嗜古魁奇俶儻之概與宜興陳

經景辰同多髯又同作兩陳髯行後仲魚與景辰修士
相見禮以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古靈先生集贈景辰㮄
客爲之跋尾嘉慶辛酉會試至京於琉璃廠書肆識朝
鮮使臣朴修其檢書各操筆以通語言朴修其以所撰
貞蕤稾略貽仲魚仲魚報以論語古訓各相傾許一時
以爲佳話其與孝廉方正也儀徵阮相國爲與主手摹
漢隸孝廉二字以顔其居并爲書士鄉堂額仲魚既沒
遺書散佚相國爲刊續唐書於粤東


簡莊先生像
西泠李牧雲重摹

易秀之書七尺之身惇惇
循于尚古人是其思
尚譽豈無實哉憂壽覩
之鄉倫較羣

阮元題

鬑鬑者鬚卬卬者軀胸羅星宿腹貯詩書日坐果園之中而著述自娛式其行曰徵士重其學曰通儒其珊珊之仙骨則又似李孟局之驛蘇

李超孫贊

雜綴

阮文達定香亭筆談

海鹽陳仲魚鱣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嘗輯鄭司農論語注諸書而攷證之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舉孝廉方正江南陳方伯奉茲嘗謂舉孝廉方正江蘇錢可廬大昭安徽胡雒君虔浙江陳仲魚三人可概其餘余謂方伯之言誠能識拔宿儒然安徽當以程易疇瑤田爲第一而胡君亞之

李遇孫金石學錄

陳鱣精攷證之學築果園於峽石山麓藏金石數百種

著松硯齋隨筆兩漢金石記錄其吳國山碑跋同時海昌之言金石者有陳均能識鐘鼎篆文徧游都門關中江右粵東等省收獲日富築十三漢鏡齋以居徐紹曾爲周松靄大令弟子愛石刻日以摩挲古碑爲樂藏北宋二體石經周禮殘本實爲罕覯松靄大令任岑溪時土人掘山地得銅鼓一面底俱平底有銘古篆陽文人不能識攜搨本歸命壽魚攷釋得四十字五韻有龍集庚午月建在卯云云共服其博奧許楗亦究心古學吳山夫金石存李侍郎屬其校而刊之藏有千秋長安駘湯萬年二瓦當爲孫淵如觀察所未錄

黃丕烈士禮居題跋

仲魚於丁丑二月中辭世先得諸傳聞後吳蘇閣札來始知凶耗之的待訃不至擬往弔未果案頭所借之書猶未還世二十年好友一旦幽明睽隔傷也如何偶檢是書爲羅數語以寄慨云爾夏五復翁

吳衡照海昌詩淑

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旋中戊午舉人案簡莊先生余同年友素與余叔兗牀先生敦道義交博聞強記手不釋卷尤深于許鄭之學同時推爲漢學領袖雅好藏書宋雕元槧及近罕見本不惜厚值

購置晚榮講舍於紫微山麓晨夕箸書校勘其中自以爲南面百城之樂未有過也刻二印一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寫自像凡所手訂書悉以此誌沒不數載後人無識爲君上書賈賺去題識宛然圖記猶昔精鈔舊刻以其族行吁可傷已著有續唐書經籍跋尾半生精力尤萃於此惜未授梓

錢泰吉曝書雜記

海昌陳簡莊孝廉鱣博學好古尤喜收書其所得諸經舊本周易注疏則宋刻大字本十三卷李氏集解則影宋嘉定本十卷朱子本義則宋咸湻吳革本十二卷尙

書孔傳則宋婺刻巾箱本十二卷蔡氏集傳則宋刻本六卷毛詩傳箋則宋刻監本二十卷注疏則元刻元印大字本二十卷周禮注則宋小字本十二卷儀禮鄭注則明翻宋刻本十七卷禮記注則宋淳熙刻本二十卷（郵張氏重刊本）注疏則宋刻本七十卷陳氏集說則元文宗時建安鄭明德刻本十六卷春秋經傳集解則明翻宋相臺岳氏本三十卷（簡莊謂明翻刻有三本此爲最佳不言何人所翻）穀梁傳則照宋鈔單行疏十二卷（惜缺文公以前）論語音則影寫北宋蜀大字本一卷孝經注則桐鄉金氏翔和書塾翻相臺岳氏本一卷爾雅則宋刻單疏本十卷孟子音義則影寫

北宋蜀大字本二卷四書則宋[淳]祐丙午泳澤書院刻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簡莊云似係國初時繙刻之本）余來海昌簡莊已下世所藏盡散不知流傳何所矣戊子春曾庭芬芷湘得簡莊手寫經籍跋文一卷於西吳書舫諸本與今通行本異者皆羅列精詳余鈔一通藏之今蔣生沐刻入別下齋叢書

海[寧]陳鱣仲魚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三年本省中式舉人著述甚富時同州人吳騫兔牀拜經樓多藏書仲魚亦喜聚書得善本互相鈔藏更有吳門黃丕烈蕘圃

爲之助以故海昌藏書家推吳氏陳氏此志曾爲作浦
韓氏所藏仲魚得之吳市因錄贈兔牀蕘圃亦錄其副
三人有唱和詩紀事仲魚有跋皆見冊中亦一時佳話
也今仲魚之書散失矣此志自一卷至六卷乃從拜經
樓傳鈔者所載事蹟至[淳]祐止其爲施諤志無疑（四庫書目作施諤杭氏厲氏集中作施愕仲魚蕘圃謂作施諤見仲魚跋中）州學生員蔣光煦近
又得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取以校勘得補闕文數條（卷中校語謂別下齋藏本卽是）其分卷自卷五至卷十當是原目此本
卷第或傳鈔者以意定之仲魚亦謂其前有闕文也南
宋臨安志乾道[淳]祐咸祐凡三修兔牀舊藏咸[淳]志九

十五卷及得乾道淳祐二志則三志略備刻一印曰臨
安志百卷人家所藏書卷中多用之其風致如此仲魚
又嘗得施氏宿嘉泰會稽志亦　四庫提要所謂藏書
家罕見著錄者今不知爲何人所得蕘圃之書聞亦流
散獨拜經樓遺籍猶完好云

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簡莊營別業於峽川之果園在紫微山麓購藏宋雕元
槧及近世罕見本甚夥每冊鈐以私印二一曰得此書
甚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一爲自像歿後爲其子斥賣殆
盡生平博聞强識尤深許鄭之學所著如續唐書經籍

跋尾及詮釋說文一書皆半生精力所萃惟續唐書刊
于粤東

簡莊文鈔目錄

海昌陳　鱣仲魚箸

向所作文不自收拾近日同人每多問及此數十篇捜諸篋极以類相從都爲一集應試應酬俱不列入

嘉慶十年夏日識于中吳別業

第一

第二

弟三

弟四

簡莊文鈔卷一

海昌陳鱣仲魚著

賈誼論

自古人臣之爲國家除害也匡救在乎先而不當有所待進言在乎直而不當有所忍夫天下治平無事方且杜漸防微若其禍亂已兆爲人臣者勿言僉曰有所待也卽言矣或不敢盡言且曰有所忍也其遺書實甚漢之賈生少爲博士人人以爲能文帝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任以公卿之位被讒放逐歲餘徵之問以得失則上疏陳事多所匡建而宋蘇氏論之惜其王者之佐不能

自用其才以爲君子必有所待必有所忍而責生之不能用漢文陳子曰異哉蘇氏之言也夫賈生乃漢文不能用生非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君子之立朝將以行吾所學不顧其利害若抱其才之美而惟冀其福之享天下無事則收其福有事則避其禍天下亦安賴有此美才邪醫之視病也宜及其病之方形而速治乃姑以輕緩之藥試之待其亟也然後投以重劑則晚矣如蘇氏之論是率天下諂臣媚子兢兢奉命而後可也是釀成其病也其如病者之孔亟何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辠也賈生官至大中大夫位不爲卑矣彼絳灌之徒恐其害

已乃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雖然於生固無傷也儻如蘇氏所謂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又必率天下而逢迎君側趨附權門而後可也是益之病也會謂王者之佐所宜出此哉方是時本有邊患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紛紛擾擾數被其憂若不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則漢之爲漢固未可知又況絳灌等般樂怠傲不急救正誠如所言病非徒瘇又苦跋盭此而不痛哭又烏乎痛哭文帝果能用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武何意受釐宣室感問鬼神後世僅儞中主生時年三十餘未幾自傷無狀鬱鬱而死厥後吳

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兵諸國亦反天下騷然其言皆驗使及其身不諫姑爲待之忍之云耳人壽能幾何邪天下之長治久安又何可必邪漢之劉向大儒也以生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班固良史也以生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二君之言實出至公若云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力不足未免以成敗論人耳嗟乎世之君子苟有高世之才務爲立身之計特不幸窮而在野無官守無言責惟是默而息耳若遭遇人主特達之知又當國家治亂所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又奚待哉而又奚忍哉

張禹論

所貴乎通經者謂其誦服古先以致實用處則守身立教出則致君澤民雖不能人人聖賢萬不至大相違背說者謂漢之尊經可謂至矣及其衰也反爲所害如王莽誦六藝以文姦然愚以爲其端實自張禹釀之張禹者本以經學爲諸儒薦列博士初元中詔令授太子論語成帝卽位方向經學敬師傅禹與王鳳並領尚書事後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王氏專政禹不能諫厥後政由莽出漢祚遂移然則經果足以誤人國家者乎曰非也此人不通經而誤及國家非經之足以誤國家也夫漢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甚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使然以之進身當去僞而存實若禹則所謂僞之尤者耳其所善論語不過誦習章句乞獲科名及位至通顯游其門者大抵巧言令色之流爭相趨附震而驚之故號曰張侯論從來傳經止偁某氏學而彼獨偁侯是其明證附禹者皆巧言令色之徒禹但爲巧言令色之師而已天下之不通經也孰甚論語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事君盡禮又曰臣事君以忠禹初上書乞歸欲退避鳳蓋迎合上意必留乃以帝師膺特進優游高位十數年

一無諫白坐視顚危將所謂致身者安在所謂禮與忠者安在乎當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至意頗然之乃辟左右親問以天變因用吏民言王氏事示禹此正可乘機而導攘除姦凶時也乃禹自見年老子弱又恐爲王氏所怨反以爲亂道誤人宜無信用誠可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矣彼且引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不得聞嗚呼聖人之言豈謂是與禹內殖貨財膏腴田多至四百頃宅物稱是又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其於聖人罕言利及奢則

不孫之旨抑何大相剌謬也成帝時朱雲在朝以禹上
不匡主下亡以益民尸位素餮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
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斯言也深得禹之情狀惜乎
不得尙方斬馬劒斷佞臣也乃上怒以居下訕上廷辱
師傅豈禹嘗日授上論語者惟此邪然雲已不愧此干
之諫矣嗟夫禹之背經若此而居然通顯人之倆之者
不知其僞也後世人主明經取士如張禹輩恐不少矣
夫學校廢則敎化衰敎化衰則廉恥喪說者幷移其咎
於漢之尊經將必至如秦之燔經是又因噎而廢食也
可乎哉可乎哉

胡廣論

國家之運壞於奸臣者固多壞於庸臣者亦復不少奸臣之誤國人皆知之庸臣之誤國人不知之雖有願治之主直言之臣一時若無可指斥者而浸釀成毒病日以深且延及數世譬如猛虎害人最烈然其來也縱橫恣肆勇者猶可梃擊之不幸或爲其所食幸則擊中而斃其患遂休有虺焉狀貌不足懼遇人則屈其體被茲害者當時且不知也未幾而一指之大幾如股矣又未幾而一股之大幾如腰矣遷延時日徧癱以死可不大哀也乎漢之奸臣若梁冀董卓之流爲害甚矣惟安樂

侯胡廣始以試章奏爲天下弟一人皆仰之及其膺受高位無謇諤之風補闕之益京師爲之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質沖桓靈六帝年八十二薨嗚呼若而人者豈可以相天下哉夫相者上以分天子之憂勞下以操百官之刑賞者也使惟苟合取容治亂不關於心天下有事俾天子獨任憂勞而百官波靡於下不刑一人不賞一人無賢愚曲直弟相率以庸於是綱紀寖弛禍亂潛作一代元氣竟喪於庸相之手彼胡廣相漢安保其不爲桓靈之傾頽也史偁廣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攷其生平尙有不止於此者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疏則云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乃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此舉安知非迎合上意又左雄議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上書駁之大略以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竊其意不過猒實學而侮老成姑爲是謬悠之論使空疏無據者得以藉口而少年佻撻者得以躁進相繼而爲庸流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且

爾時國家要害之政豈無大於此者而沾沾焉惟科舉是爭蓋以此爲無干天子喜怒而可博後進歡心猥曰我有所建白庸臣舉動大率類是可勝悼哉吾常怪夫世之庸師不淬厲其徒之精勤而揣摩其主之好尙又嘗怪夫世之庸醫不能察六脈五臧之根原而僅知甘艸薏苡之是用二者皆不受害人之名而其害人也甚深彼當局者且不覺也由君子觀之則以爲是愚弗摧以自害也其禍烈於猛虎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豈無一二公忠體國正色直言作股肱作心膂而安用此庸庸若胡廣者爲邪

諸葛孔明論

三代而下人臣之忠義莫過于諸葛孔明在當時或以小節非之如習鑿齒論其不當誅馬謖陳壽論其用兵非所長然未嘗言其忠義有虧也宋俞文豹吹劍錄述其兄之說以爲孔明識時務而未明大義忠于蜀而未忠于漢室且列四端以妄譏之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陶九成輟耕錄復全采之余恐觀者爲其所惑因作此條辨焉一者以先主非人望所歸獨何所見而委身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一切聽命夫先主嘗自云周旋于陳元方鄭康成間

則固習聞鄭君緒論是以陳登孔融交相推尊爲非人望所歸孔明以其帝室之胄信義素著猥自枉屈三顧感激驅馳豈無所見而委身每與論事未嘗不痛恨於桓靈而乃欲聽命於獻帝彼亦思獻帝爲何如主乎二者艸廬始謀辭正志偉自開以霸業而志始移由舉兵以來未嘗稟命朝廷而孔明未嘗一談及焉蓋隆中之對以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志本在乎漢室後時事日非漢室且禪于魏若蜀舉兵將何所稟命蜀不比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即談及亦復何補三者鼎足之說獻帝無復染指之望按鼎足之說始於蒯通固有漢之一

足當三國時設獻帝尚得桀指將舉天下而四分之度非其勢卽或蜀主卷土以歸獻帝而成鼎足恐荆楚之士未必從之如雲故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誠篤論也四者先主僻王漢中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獻帝遇害孔明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爲義帝縞素杖義討賊而反鋒攻吳方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夫僻王漢中正爲拒魏故上還所假印綬未幾曹丕且僻帝矣至獻帝遇害在蜀建興十二年三月其年八月孔明亦卒說者謂漢數于是乎汔若發喪杖義恐後主庸弱未能及此所云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乃建興五年孔明上疏之語夫舊都即獻帝之地安得如彼所云置獻帝于何地乎孔明於隆中之對先主則曰漢室可興於出師之告後主則曰興復漢室心事昭然始終如一又何異議之有哉孔明之不得爲伊呂而自附于管樂誠能審時度勢者猥曰君子所羞道是何言與昔之尊周者莫若孔子孟子然孟子之書罕言周室及其對梁惠王則曰百里可王對齊宣王則曰無已則王蓋因乎時勢云然誰謂孟子不尊周邪彼好爲谿刻之論而責孔明未明大義未忠于漢抑亦可謂肆無忌憚者矣

魯肅論

論人才於江東以周瑜爲巨擘夫人而知之余則有取乎魯肅但肅不爲時論所歸張昭詆其麤疏趙咨目爲凡品後之人往往右瑜而左肅蓋以荆州之一舉夫瑜之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圖蜀瑜計固長肅于破曹之後仍勸借荆以與劉肅計亦未爲短有物于此一人在所必得一人未能獨占又爲旁人所爭不如不獨占而姑與之毋爲敵利荆州新附孫權勢難獨占故借荆結劉以拒曹則荆存據荆拒劉以激曹則荆亡而孫亦與之俱危肅之借荆非畏劉也乃畏曹

也非爲劉也乃爲孫也肅之智識不出瑜下也方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引肅合榻對飲密議大事然建計拒曹實始于肅時瑜使鄱陽肅勸呼瑜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吳志瑜傳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裴松之注固嘗言之及瑜病上疏云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嗟乎瑜固始終能知肅者哉要惟肅爲不負瑜矣抑又攷之瑜英儁異才雅度恢廓少精于音樂肅爲人方嚴寡飾軍中手不釋卷善談論能文辭是亦可見肅之賢于瑜者若夫益陽之會力求三郡辭色甚切斯乃各爲其主更不足爲肅病也

官方論

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以國家之敗由于官邪在上者欲固國本必正官邪欲正官邪必嚴官刑始曩有達官出使往郊圻勘水災輿從從容行至古寺登堂舒坐方解其冠顧問從者冠孳安在從者不能出則艴然大怒所司何事此至要物乃忘懷者方是時也雨急水勢甚大災黎不食已三日環而向者幾千人咸歎息以爲此何時邪不務其急惟冠孳是求使者豈獨無人心未幾設食則屬吏奔走供給嘉肴時蔌羅列滿前侈然厭飫傳呼而返所謂勘災如斯而已

嗟乎若是官也如何弗正夫天作淫雨河水暴流下民
昏墊目不忍視耳不忍聞朝廷方日夜焦勞勤恤民隱
爰命履勘爾旣不能敬天之怒又不能分君之憂苟稍
知官箴亦當輕車簡從惡衣疏食庶竭駑鈍以察災情
乃猶養尊自安沾沾焉口體是奉怙侈蔑義溺職違天
非細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
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何曾之日食萬錢
其後或誅死或子孫滅亡五行志又云貌之不恭厥咎
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是以古者年不順成必減膳徹縣
乃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立于朝則曰卿貳臨于下則曰

大人其實尚不遠紈絝酒子之習國家晏然無事已不甞虛縻廩祿至于禦大災捍大患又安所望于若人乎夫朝廷令甲非不甚善律載官員浮躁不謹者革職永不錄用救災不力者加等治辠乃法立而不行苟且成風恬不爲怪宰相不斥其非御史不舉其辠大臣如此百職可知內官如此外官可知方今服官之患莫患於不克自厲其臣節但知取悅于君心平日處心積慮惟上之一顰一笑是體幾等于宦官宮妾于是以己之所以事上者責人之事己惟意之所便安全不顧大體殊不思大君在上宵衣旰食崇儉黜浮遇災而懼側身修

行紀綱法度將文舉行一旦釐正官方剔除利弊深爲若人危哉告爾在位洗心剔慮易轍改弦以實心行實政大臣法小臣廉共適于至治斯拱而竢之耳

吏治論

守令之設所以受天子之權治百姓之事必得其人爲守令而予之以權任之以久守令有權則法不移而天子之權益尊久于其任則用不紛而百姓之事益理後世以天下一切之權收之在上勢非一人所能操而權乃移于法于是多爲法律雖大賢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法既緐因不得不假手于胥吏而權反下移且也

屢更其人則必開逢迎之路不得不取給于民而侵蝕其庫藏乃置公事于不問而職日弛夫天下之至要者守令而爲守令者如此其難將安所恃以圖治乎今有多財者必擇其賢能而守之既重其託而無所變更俾得持其權而盡展所長則責有攸歸而財日以理若多爲之防而不專其責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吾知其必有侵蝕之患矣夫以萬民之重而寄之一官豈可使之不專且久哉古之爲治者郡守嘗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絶令之于守雖偁屬吏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牽制今則簿書錢穀之事無不申諸

上司由守而道而司而撫而督而部重重駁詰事事營求而胥吏因以爲奸句稽文墨補苴罅漏改竄歲月增飾辭款遷延累月需索多端何由得盡民之情狀何由不竭民之脂膏爲屬吏者欲謁上官守候移時方得逐隊進見而且輿臺有費門館有費彼且奔走承順之不暇而又何論吏治耶權旣不重而任之又不久上官欲行其喜怒不明黜陟其褒正每假人地相宜之名以更調之今日易一守明日易一令一歲之內有調至數四者不過以地之肥瘠而上下其手夫苟不分其肥何必瘠此以肥彼且肥者亦必變而爲瘠於是朘削不已且

至侵虧府庫上官又不早爲清釐明治其舉左支右絀日甚一日猥曰設法彌補嗟乎自設法彌補之說一開而吏治尤不堪問矣聖人在上必翦除其胥吏之害而禁絕其逢迎之風毋許輕爲更調擇其貪黷之甚者誅之而愼簡其賢者重之以權任之以久孔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漢文翁爲蜀郡守數歲蜀人皆成就衞颯守桂陽視事十年設庠序以化俗夫權重任久胥吏不敢舞弄奸民不敢抗違務農講武興利除害吏治何由不善哉

名節論

一人重名教則四方有氣節其道何由曰寬其利祿以養之嚴其流品以厲之而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故不能使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人不好名則物無所不取事無所不爲人而至于無所不爲將見悖禮犯義寡廉鮮恥其患亦無所不至安有所爲名節哉今夫謀衣謀食蓄妻子亦人之至情也假令無衣無食不足以全妻子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知其不能也且高爵厚祿亦人人所甚欲也假令販夫臺隷徼幸功名而以君子之道語之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吾又知其不能也無它養之不于其素而

取之復違其方也成周時學校既盛流品亦端至春秋時猶知禮教信義尊王賤霸即霸國如齊尚知處士就閒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而魯秉周禮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更無論矣降而七國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無恆業不得不趨于游說之途而流品益雜氣節消亡不待秦之暴虐而文教失宣騶至西漢因循未改覩夫史之所載無非牧羊牧豕之流欲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不一二見也夫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名教未崇是以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幾徧天下完名全節者殊難其人光武有監于

此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氣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獨行之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范史左雄傳論云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洎正始之際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氣又爲之一變直至隋唐工文辭者雖多厲名節者甚少延及五季埽地殆盡宋之初興猶有餘憾眞仁之世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由是中外薦紳知有名節爲高故靖康之變臨難不屈者所在有之嗟乎觀東京及宋之末則斯人之名節與名節之所以當重亘可思矣

風俗論

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欲從而變易之非徒禁其奢而已也尤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彫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䌖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為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

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彼外洋之物視內地之物或數十百倍夫以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者觀之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衆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洋物之是求一家之中自堂室以至器用無非外洋者矣一人之身自冠服以至履舄無非外洋者矣其始也達官貴人尚之浸假而至于僕隸輿臺浸假而至于倡優婢嬪而民間遂徧行焉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至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

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珍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惘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所尚利之所在故也然民間猶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始之服用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所害吾不知其何心

昔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

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魏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之處世以身率物移風易俗雖尋常輿服之盛猶使人不敢過度若此況又奇邪是尙相沿成習而奢之又奢邪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又曰關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正所以維持風俗耳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嚴之則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旣久去邪反正儻見有用外洋服物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己

之財于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

海昌陳　鱣仲魚著

詩人攷敘

詩三百篇上自天子后下至臣庶妾媵孔子取而錄之以爲鑑戒弟別其風爲何國而正其雅頌使各得其所葢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也然而詩人之姓氏學者猶傳其一二毛詩之敘尚矣其餘往往散見于他說善讀者因其人而得其詩之美刺與夫時之興衰俗之厚薄此詩敘之可通于春秋者也末學支離不師古訓卽詩敘且視爲無用安問其他孟子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

乎肄業之暇輯爲是編一以毛詩爲歸證以齊魯韓三家遺說更舉羣書增益之卽有不合者亦存其名而詳辨之自惟單聞淺見古書之留于今者不能盡得挂漏紕繆固皆不免大雅之士監其庸而恕其妄焉斯幸矣乾隆四十有七年夏四月丁卯朔敘

論語古訓敘

論語古訓存漢經師之遺義也論語有古論有齊論有魯論古論爲孔安國注而世不傳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馬融亦爲之訓說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參攷齊古爲之注何晏等集孔包

周馬鄭益以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梁陳之時鄭氏何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特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迨宋時遂亡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鄭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今以集解爲本攷諸載籍所引遺說旁搜坿益爲古訓十卷言古者以別于今也不曰集解補者守缺抱殘不得言補也凡經文從邢昺正義本而以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集解本經典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物觀補遺校注于下或見于他書亦間爲援證也至邢本集解外畢頁多

甚將語助字刪削致文義不屬今則從皇本高麗本也孔注古論據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說多不類且與說文解字所稱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爲後人假託特與尚書傳又異今姑從集解存之也集解采七家之說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人複姓周生名烈今皇本高麗本並作周生烈曰則無漢之周氏邢本並作周曰則無魏之周生積疑于中無從是正也鄭康成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蒐輯鄭說獨多且以愚意疏通證明之所以補疏家之未備也馬融鄭之師也王肅難鄭者也存馬王之說亦可以發明鄭

注也少習此經長無成就謹以肆業所及博采通人之辭勉具簡編就正有道凡引諸說或偁官從鄭注周禮書鄭司農鄭大夫例也或偁字從鄭注書杜子春例也

乾隆五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甲寅朔書于震澤旅次

集孝經鄭注敘

鄭康成注孝經見于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偁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按鄭六蓺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敘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愼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

孝經亦未爲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隋書偁鄭志亦小同所譔此或以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入目錄中經簿所題蓋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于祕省王仲寶違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于羣經乎唐開元敕議時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元宗取諸說以爲己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是書來獻議藏

祕府尋復失傳近吾友鮑君以文屬汪君翼滄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幸陸氏釋文尚存其略羣籍中閒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元宗注邢疏以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以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乾隆四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書于武原客耕舍

六蓺論敍

鄭氏六蓺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蓺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

討錄成一編按徐彥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蓺論訖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並云元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偁六蓺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留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殆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乾隆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癸卯書于震澤舟次

唐石經校文敘

鱣于乾隆五十五年作石經說六卷蓋取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政宋至和宋紹興歷代所刻石而稽攷

其異同也自以漏略尚多未敢出而問世越十年計偕入都因同年友丁君緗士得交嚴君叔卿深湛好書著作富有一日出唐石經校文十卷讀之既博且精卓然可信鱣愧不逮遠甚又欣幸其有同志焉攷唐石經實刱議于封演觀其聞見記云天寶中子在大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旛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而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立亦俟河之淸也演之言如此其後開成二年鄭覃等始校正誤謬鏤石大學亦見當時經籍出于相沿承誤之後宜其校定立石不勝鄭覃乃唐書文

宗紀則云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然後唐彫版實依石經句度鈔寫今日平心而論不猶賢於轉刻版本乎惟自開成至今幾及千年罕有從事于此者卽好古如顧寍人先生僅據割裂裝潢之本至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叔卿推之說文玉篇以溯其原按之注疏釋文以窮其旨于流傳版本析其非于後人所校袪其惑爲功于羣經不淺蓋叔卿實肆力于許氏之學嘗著甲乙丙丁長編四部以校定說文時與緗士反復討論惜乎緗士死矣叔卿鬱鬱不得志將由潞河南還鱣滯迹都門索然寡興惟亟勸其

以此校文先爲付梓公諸同好遂書數語簡端以送之

嘉慶五年冬十月

埤倉拾存自敘

魏張揖譔埤倉二卷按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爲博士多聞古訓特善倉雅後魏江式偁其與陳留邯鄲淳齊名所著別有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又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而陳壽三國志不爲列傳良可惜也揖之書隋唐志並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餘皆亡逸然自晉梁迄北宋傳注字部類書釋典俱有引埤倉者知即亡于南宋時矣鱣少時嘗

從所見羣書中集爲一卷弟隨各書采錄未及詳校乾隆五十四年客京師始補治之用說文部分編次使讀者易于尋求三倉之字具在說文此所謂埤蒼雜取漢魏間俗字方之許書或得或失如苾爲大香諄爲告曉之孰瞟爲明察髁爲尻骨之類皆與說文合又如譇多言也揀擇也按說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𠂆柬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此詹旁加言柬旁加手實爲贅矣至其說有可以互證經典者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說文有箱無廂急就篇云墼壘廥廄東箱覲禮云俟于東廂漢書周昌傳云呂后側耳于東箱得此序也

一訓然後知今本爾雅之作東西廂爲後人誤改或體字也又云栱大戈也按爾雅云櫼謂之杙大者謂之栱說文無栱字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栱之爲拱更可定此戈之爲弋也又云瓔琨石似玉也按說文云琨石之似玉者無瓔字山海經云瑜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郭璞注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畢尚書新校正云或作根者當爲琨今互證之可以定彼根之爲琨更可以定此瓔之爲嬰也埤倉與廣雅相表裏故其說有與之同者廣雅云經梳謂之杼此云杼凡織先經以杼梳絲使不亂出廣雅云鼓𦆸謂之柢曹憲

音義䪆或從壴此云鼜鼓柢也亦有與之異者廣雅耾
聲也此作耾聲貌廣雅云摽擊也此作抛擊也按說文
無抛止作摽耳至耾㪺鼜柢等字悉是俗體今于說文
所無之字旁摽正文皆由攷據而非臆見疑則缺之注
以俗字夫載籍極博聞見難窮補遺正誤是所待於後
哲之倫矣鱣耆說文解字正義思盡讀倉雅字書每于
古訓遺文單詞片語零行依附獲則取之以資左證自
病孤陋多致疏違比來京師幸得親炙于當世賢豪有
若邵二雲編修之于爾雅王懷祖侍御之于廣雅孫淵
如編修之于倉頡篇任子田禮部之于字林具有成書

小學之興于今爲盛鑑于是編而外更采集聲類通俗文等書因編校埤倉旣竣而述其大略如此以質之數君子焉

聲類拾存自敘

魏左校令李登譔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以後失傳鑑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餘條因元本以五聲命字次第不可攷見姑依陸法言書部分錄爲一卷且爲之敘曰小學本輔羣經古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僅存然攷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旣有以補說文之遺其音讀又足以補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

之餘爲之網羅拾瀋其可緩乎哉說文解芋字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茶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而訓較詳說文云蔕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玉篇則以爲艸木綴實說近迂矣說文以噓爲吹以吹爲噓聲類云出气緩曰噓出气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期期艾艾之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得其解聲類云簾戶薇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自

障蔽爲廉恥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
堕或用方然以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
坊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
但云曲輈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乘
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乘安車安車不立
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及服冕乘
軒爲不立乘信而有徵矣此訓詁之可據者也漢儒說
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音興李與孫
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嘗爲呼宏切此字說文
从熒省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熒火爲寅卽玉篇之

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即聲類之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聲類啫子夜切玉篇同啫即說文諎重文讀若笮唐韻壯革切按笮本从乍得聲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貰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韻神夜切于聲不諧顏師古漢書注云貰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音豈得即定其字以爲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柰何朱鄭音說文尙沿玉篇唐韻之謬讀爲時鉌反哉此音讀之可據者也是書以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本一嗝字而此別出吼吽喲三字皆訓為嘷說文本一搋字而此別出搋字蓋佛書盛行僞體雜見或後人轉寫失眞如一切經般若燈論音義引聲類云䇾簺也僧祇律音義又引云覺簺也按說文僞筡也筡析竹笢也知作䇾者即簺今莊氏炘刻本盡改為簺是其證矣今于其異乎說文者詳加攷據標以正文至所集雖不及元書五十分之一然吉光片羽要可珍重因與埤倉並錄之以存漢魏音訓絕學

家語疏證敘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有專書同郡孫詒穀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譔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眞贓矣按漢書蓺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蓺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與漢書之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較漢志增多二十一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偁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則以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皆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多習之肅固不敢竄

改惟僞爲增多之篇幷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
肅以前儒舊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
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
則已自供臯狀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
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
鄭氏之學則是有心傅會攻駮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
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
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
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云談者卽指鄭氏夫
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牢琴張判爲二人

安得牽合若此也又子貢問篇云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注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按此襲禮記檀弓文注引鄭說而破之攷說文解字莧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莧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然則滅卽莧之假字蒻爲蒲子故其字子蒲鄭注雀然不可易且春秋傳鄭然明名蔑蔑莧聲同與明義相對肅不知古人名字假用同聲乃猥曰人少名滅者是奚說哉惟哭呼其名故子皋以爲野若謂亡滅斯哭者之常耳焉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

定斯言可謂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執一偏之見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遂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敎余焉乾隆五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書於杭州鼓樓彎之金聲館

鄭君年紀敘

北海鄭氏之學自漢至唐學者宗之稍晦于宋元殆明嘉靖閒乃以程敏政之言罷其從祀而改祀于其鄉
國朝始復之誠爲盛舉其所注毛詩周官禮儀禮禮記頒示學宮而外若周易尙書論語等注更得好古之士

旁羅曲摭采獲遞詳庶幾鄭學復興之會乎昔盧轉運見曾既編鄭司農集附于尚書大傳之後鱣方補輯鄭注孝經六藝論因約其生平爲年紀一卷以范史本傳爲主證以他書蔚宗嘗言其王父豫章君每攷經訓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武子去漢末未遠所傳當必有據鱣生千餘歲後乃欲深攷古人其閒差謬知所不免抑亦歐陽永叔所謂于鄭氏一家之學盡心焉而已矣

乾隆五十年夏六月丁未晦書

貞蕤稾略敘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

其檢書于琉璃做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錢君既勤繼至既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柳君惠風冷閣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墨濡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皃嗛芋管子之文皮熝服說文解字之鯢魵鰅鱷鮻鯆鯙魦鱳鮮鱅鯛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自賦詩四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

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稾略皆其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覺興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下從善如流夙知艸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知遇古所罕覯余歎其何榮若此蓋嘗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

中朝好談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他著作詩文尚多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泉涌綺合藻抒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余固謝不敏適緜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杭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而朝鮮古稱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間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玉句艸堂詞敘

儀徵鄭楓人先生以詞賦起家出守衢郡遷浙江糧儲道其爲政也除南倉積弊殲洋盜渠魁潔已愛民禮賢下士旋因失察屬吏被議宦橐蕭然相羊山水者數年比卒而浙民感德至今不衰鱣以門下士每欲譔述行略碌碌未遑比歲客吳得交于先生甥戴君竹友方爲開雕遺集而玉句艸堂詞三卷先竣屬敘其端夫先生之詩以典籍之藝舒沈鬱之致常校刊杜詩行世知其宗尚所在又好爲詞小令則發纖穠于簡古慢曲則寄至味于澹泊直欲躪玉田攀石帚至其佗傺無聊之槩

亦閒露焉憶曾命鱣隸書曹楝亭句作楹帖云倘心歲
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蓋寓感也鱣于聲調未暇
專勤深幸竹友韶年好學擅美詞壇克尋先生指趣排
次校錄付刻流傳殆與李漢之編韓集暉映後先竹友
亦賢矣哉嘉慶九年三月旣望書于中吳別業